
怎樣可以走出一廂情願的偏見和幻想呢？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資訊爆炸和盲從附和的矛盾

1978 年，美國人民神殿教（People Temple）教主吉姆·瓊斯（Jim Jones）帶領九百幾人到南美國家圭亞那集體自殺，事發之後，人們震驚地問：「為甚麼在美國這樣先進的國家，竟然有那麼多人跟隨這邪教領袖去做出這種愚蠢的舉動呢？」在四十年後的今天，我相信很多人心中仍然抱著類似的



問題。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年代，一方面，教育愈來愈普及，我們面對著資訊爆炸和享受資訊自由；但另一方面，很多人仍然相信謠傳、陰謀論、假新聞，仍然死心塌地去追隨知識貧乏或者大話連篇的領袖。

其實，問題的關鍵並不是受了多少教育或者接收到幾多資訊，心理學家清楚地指出，人性弱點之一是「確認偏差」（confirmation bias），當自己已經牢固地建立了一套先入為主的成見時，那麼自己只會不斷地吸收和自己立場一致的資訊，對於與自己意見相左的東西便會千方百計地攻擊到體無完膚、一錢不值。這種態度甚至會導致「一廂情願的想法」（wishful thinking），自己的決策只是基於希望發生的事情，而不是基於證據、理性、實際情況。筆者自己當然亦有偏見，但幸好我曾經修讀過科學哲學和研究方法，我希望以下一些深入淺出的分享，可以為讀者提供一點思想方法的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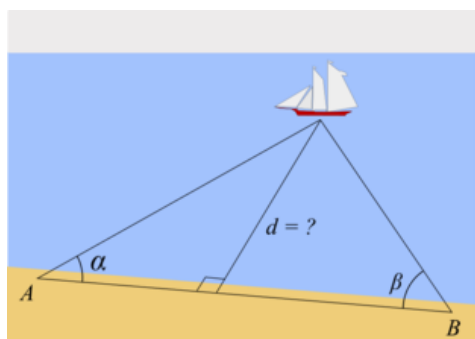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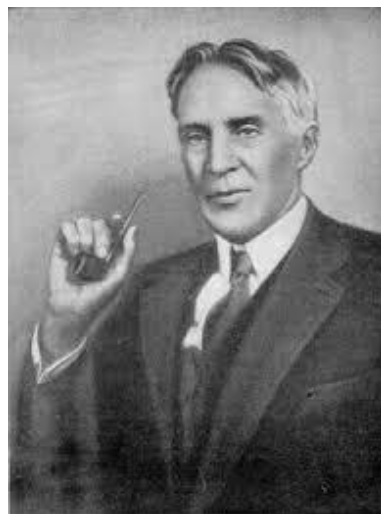
反証 X 射線並不存在

前面提過，人傾向於留意有利於自己觀點的證據，而忽視相反的資料，一個有效地檢討自己是否存有偏見和幻想的方法就是「反過來思考」（thinking the otherwise），具體地說，那就是保持開放態度，預留一個自己出錯的可能性，然後收集證據去否認自己。發現 X 射線就是通過收集相反證據而來的，1895 年，德國物理學家倫琴

(Wilhelm Roentgen) 在採用陰極射線管工作時意外發現了一種奇怪的光，當這種看不見的光穿過肉體時，他可以看見自己的手骨。他感到震驚，但他並沒有立即對世界宣布這驚人的科學突破。相反，他非常努力地試圖否認自己的發現，換句話說，他繼續研究的時候假設可以穿過人體組織和金屬的光線是不存在的。然而，他和許多其他科學家都成功地複製了 X 射線實驗，故此科學界認為該結論值得信賴。順帶一提，倫琴曾經以自己太太來做實驗，每個成功男士的背後總有一個願意為夫君犧牲的女人！

一百二十名科學家出現集體幻覺

但是，當人們急於證明自己的先存信念時，其結論大可能是錯誤或者是偏差的。舉例說，1903 年，法國物理學家邦諾 (Prosper-René Blondlot) 宣佈在南希大學 (University of Nancy) 研究極化 X 射線時發現了一種新射線，由於發現地點是南希大學，故此他將這種新射線命名為「N 射線」。隨後有另外一百二十名科學家發表了大約三百多篇論文，異口同聲地斷言他們都探測到 N 射線。雖然在 20 世紀上半葉已經有一些科學家找到相反的證據，但相信 N 射線的科學家仍大有人在，直到二次大戰之後，這種錯誤的理論才壽終正寢。可是，為什麼竟然會有一百二十名科學家出現集體幻覺，在實驗中見到一種根本不存在的所謂射線呢？一個極有可能的解釋是：他們一廂情願地見到自己想見到的東西！若果他們能夠採取倫琴的態度，也許這種錯誤就不會發生。



迷航源自依賴單一資料來源

另一個能夠減少偏見的方法名為「三點定位法」，這種方法和以上的有點相似，「反過來思考」主要是找尋相反的證據，「三點定位法」則是檢視不同來源的資料。現在我們可以使用全球定位系統來導航，但這種科技還未普及之前，在地理測量或者導航中，人們必須使用「三點定位法」(triangulation) 去測量出一個地方的準確位置。三點定位法之所以這樣命名，是因為測量者先找出三個參考點，然後以這三個點的角度去測量位置。如果只有一個或者兩個參考點，那麼位置和航道必然會出現偏差。同樣道理，假若我們只是信賴片面的資料，那麼人生的航道可能會越走

越偏，甚至迷航。後來研究人員借用「三點定位法」這個導航術語，去解釋最好不要依賴「一言堂」，而是應該兼包並蓄不同的觀點、方法、資料來源。

中國、美國、新加坡三邊關係

大部分讀者可能覺得最初的科學史例子是「堅離地」，在下面我將會討論一宗時事為例子，上星期新加坡三大電信公司宣布選擇瑞典的愛立信和芬蘭的諾基亞作為其 5G 網絡的主要設備供應商，而中國的華為則被排除在外。美國的 CNBC、英國的路透社、日本的日經新聞報道這消息時都說華為已經失敗，彷彿新加坡已經歸隊親美。但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和華為卻顯示出一片光明的前景，說東南亞國家繼續願意與華為合作。

往往人們因著政治立場而滿足於有利自己的證據，甚至會出現一廂情願的幻覺，但我們是否也需要考慮其他資料，特別是新加坡本身的觀點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研究員拉赫曼（Muhammad Faizal Abdul Rahman）清楚地指出，新加坡並沒有全面禁止使用華為，亦不是親美反中。他寫道：新加坡不是美國的盟友，而是「緊密的戰略夥伴」。新加坡通信部長解釋說，該國的 5G 決策過程並未排除任何供應商，其他新加坡電信公司也可以將華為科技納入 5G 網絡的非核心元素。2020 年 6 月中旬，新加坡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了八份備忘錄，共同發展「智慧城市計劃」，令新加坡和中國的企業建立更加緊密的聯繫，從而在新興的數碼經濟中受益。此外，2020 年 6 月，華為在新加坡成立了虛擬人工智能學院，以支持新加坡在新冠疫情後的數碼發展。考慮到上述的資料，似乎新加坡試圖在這兩個大國之間取得平衡。不過，這是新加坡的想法，在中美雙方都來勢洶洶的情況下，新加坡能否繼續保持中立是一個疑問。將中國、美國、新加坡三個參考點合起來時，我們才可以更加準確地將事件「定位」。

結語

這篇短文只能夠掛一漏萬，以後筆者將會繼續和大家討論其他對付偏見與盲點的方法，筆者曾經應用這些方法來檢查自己的信念，坦白說，在很多事情上我曾經 180 度地改變了立場，有機會我將會和讀者分享這些經歷。

2020 年 7 月 21 日

[更多資訊](#)